



獨具一格鄭板橋

日前我們參觀江蘇鹽城一博物館，見鄭板橋為朱子功寫的12條屏「壽序」，大喜過望。鄭板橋乃揚州八怪之首，此12條屏作品非常罕見。

相傳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，小海鎮（當時隸屬於興化府，現鹽城市大豐區）鹽商朱子功老人，為慶祝自己82歲生日在家中張燈結綵，大擺宴席，廣邀親朋好友。明清時期鹽鐵均由政府專營，鹽商都是與官家有深厚關係，因此鹽商朱子功老人不僅富甲一方，同時社交甚廣。據說前來祝壽的賓客馬車，塞滿了小海鎮的大街小巷，成為當時小海最熱鬧的盛會。

當時，剛剛中舉的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，專程趕到小海拜謁鹽商朱子功老人，並撰「壽序」手書12幅條屏，祝賀老人壽辰。12幅條屏通篇為6尺對開宣紙，紙呈灰褐色，每幅長182厘米，寬49厘米，從右至左豎書36行，計604個字。

有幸的是1986年此12條屏在大豐小海鎮徐南村朱光熙家被發現，成為目前國內外最大篇幅的鄭板橋作品。鄭板橋12條屏整個篇幅，體勢勁拔，氣勢俱貫，猶如銀河珠湖瀉池，堪稱板橋體形成過程中的代表

作。鄭板橋的書法，通常別出心裁，融合隸書、楷書、行書的特點，其章法也頗為特別，有亂石鋪街的韻味。但眼前這12條屏，整齊劃一、中規中矩，字體大小、寬窄、疏密巧妙地結合在一起，錯落有致，富有變化。鄭板橋的筆畫剛柔並濟，既有隸書的古樸凝重，又有行書的流暢灑脫。他的用筆大膽潑辣，毫不做作，一筆下去，氣勢磅礴，力透紙背。他又注重筆畫的細節處理，在轉折、提按之處，盡顯功力，使字體更加生動有趣。

鄭板橋此「壽序」蘊含着深厚的情感。很明顯，字裏行間，他將自己對朱子功的情誼融入到書法作品中，使作品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字組合，更是他內心世界真實情感的寫照。在欣賞鄭板橋的書法時，我彷彿能夠穿越時空，與這位偉大的藝術家進行心靈的對話。鄭板橋的書法，不僅是藝術的瑰寶，更是一種精神的象徵，激勵着我們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，不斷努力創新，砥礪前行。



◆鄭板橋現存最大幅作品12條屏「壽序」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潘鳴

一枕月光

時入仲夏，暑氣蒸騰。入夜便洞開臥室窗簾通風透氣，樓下花園有蟋蟀唧唧。床頭燈下讀木心散文小札《素履之往》。「所謂萬丈深淵，下去，也是前程萬里……」零碎的、斷續的、明滅的短章，靈動着詩意和哲理之光。閱過小半卷，熄燈欲安寢，倏然眼前一亮：床腳那頭，有月光傾瀉入室，在黑暗中灑出清亮色一團。心中怦然，趕緊將枕子移過去，納頭扎入那一汪虛玄光暈。今夜，要枕着一簾月色入睡！

側身而臥，目光越過窗簾，靜靜賞看天上那一枚尤物。夜空如懸海，潔白雲絮微浪似地緩緩捲湧。偌大的銀色圓月凌空無依，清輝耀得天地一派澄澈空靈。人眼與天月對視，竟被灼出兩行淚水來。突然想起，適逢本月農曆望日，正是月亮最嫵媚最豐腴的時辰。

月亮是太陽的鏡子，它投映的是折射冷光。枕在它的光暈裏，我卻深切感受到一種溫馨的摩挲，一股令人蝕骨的能量波動，鼻息裏沁入妙不可言的馨香……我知道，這樣的體驗，充盈着自己那一刻的主觀感受，但是，茫茫環宇中，萬物通靈，互為因果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距離我們遙遙38萬多公里那一輪天體，它與我們的瓜葛和緣分，它帶給我們的影響和福祉，實實在在不勝枚舉。

中醫理論認為，月光滋陰，對人類

頗有裨益。多沐浴月光，有助於人體調整生物節律、改良身體機能。柔和月光的撫慰，能給人帶來安靜寧謐，緩解焦慮和抑鬱。月亮攜帶的神秘能量還可以滋養身心，調整氣血循環。科學探究早已證明，月亮的陰晴圓缺，月光的強弱變幻，足以影響大地氣候的變遷，左右海洋每一次潮汐的起伏。千古悠悠，那些深諳自然天道的高僧真人，常常於夜闌人靜之時露天獨坐，吸納星月精華，參禪悟道。

讀過作家池莉一篇夜宿山寺，獨步沐月的散文，文題為《曬月亮》。一個「曬」字，讓人好醉心！小時生活在川西鄉村，日子清簡樸樸，但鄉野人家卻都品味過一場場「曬月亮」的浪漫光景。綿長的夏季，鄉人吃過晚飯，待月亮緩緩升起，便減了屋裏燈盞，聚到月亮壩裏。田間勞作了一天的漢子，打着赤膊仰天躺在馬紮上納涼，喝着大碗紅白茶，吸着手工葉子煙。有鄰人來串門，熱情招呼讓座，倒茶敬煙。睜眼打望月色，隨口聊些桑麻之事。女人抽個小凳陪坐一旁，趁着天光，埋頭操辦永無完結的瑣屑家務：漿洗衣物、剝擇豆菜、搓麻繩、鋤豬草……小娃娃們簡直像脫韁的馬駒，一夥一夥的，踢踏着月光，去稻田溪邊逮黃鱔，到芳草叢中捉螢蟲，或者攤入收割後的田壩，用禾草把子壘築城堡，轟轟烈烈打一場夜戰。最溼熱的夜

晚，好些人家乾脆把草蓆鋪在院壩裏，燃一束驅蚊香草，四仰八叉地在酣眠。這一宵，月光就借做了一家人的被褥。後半夜，身上覺得有些涼濕，也許是潤染了盈盈夜露，或許是浸濡了如水月光，誰說得清呢。

成年後，艱辛打拚躋身為城裏人，長年像旋轉的陀螺不停奔忙，很難再有一份逸趣抬頭仰望浩渺神奇的天穹。月亮是鍾情人間的，天色晴好的條件下，每個月會有16天左右在夜空冉冉升起。月牙，月彎，月半，月滿，周而復始。可我們入夜之後，要麼盤桓於霓虹與華燈流光溢彩的繁街鬧巷，要麼忙乎於種種圈群的交際應酬，要麼蜷縮在屋舍，兀自沉湎於手機那一小寸虛幻世界。我們誰能記得住，已經有多久時間沒有安靜地行走於黑夜中的曠野小徑，或悠然依偎在自家窗口，虔誠地抬頭凝望高天明月，接受它聖潔的洗禮？

一團乳雲半掩月，枕邊光影暗了一些，更顯朦朧淒約。遐思之中，心生頓悟。我想，不唯今夜這一枕月光，人生中還有好些可貴的東西，往日裏被我輕慢了、忽視了、淡忘了，今後，得一點點找回來，好好珍惜，細細品咂。

夜已深。合上眼瞼，任月色掛在睫毛上，迷迷糊糊，往夢境裏潛沉下去。



王嘉裕

回到內心深處

這幾年似乎進入了一個旅遊高峰期，不知道是社會環境的影響還是個人生活的變化，人們都有着走萬里路的觀念，喜歡外遊。走萬里路固然是好，可以遇見不同的人，看到不同的風景，既可增廣見聞，也能開拓視野，但在某些研究下發現，很多人雖然走了萬里路，但心似乎還停留在原地，對於整個人生狀態並沒有多大的改變，依然會陷入世俗當中的尋煩惱，把自己弄得滿身疲憊。這會是什麼原因？外界見識增進了，但那些見識卻無法改變頑固的觀念，也許我們覺得是因為自身太過於古板，但其實卻是因為還沒找到自己的內心。

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，其實會與周邊很多東西息息相關，進而產生無數的意識和情緒，雖然我們平常被種種情緒、思想

和慾望所主宰，但只要能夠把心沉靜下來，很多東西也便會變得更加清晰，能認清自己原來的初心和最淳樸的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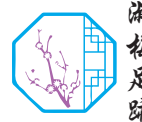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問題在年輕創業家身上已經比較普遍了，有時候他們只是茫然地向前奔跑着，卻會困惑着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？或在遇到一些矛盾和挫折的時候，在十字路口又不知道自己應該往哪裏走，創業低谷時會糾結要不要繼續走下去，到底哪一條路才是最正確？這些都是內心沒有定力的典型表現，沒有把心沉靜下來，於是會產生茫然，還會糾結很多煩惱，最終只會庸人自擾，這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自己內心，把心沉靜。對年輕人來說，心能靜下來，才華和潛能才能發揮出來，不然一切的能力反而將束縛人的發展。

心是一切經驗的基礎，它創造了快樂也創造了痛苦；是會思考、策劃、操縱，會

憂鬱不定、反覆無常的心，所以我們要學會找到自己的內心。

其實這樣並不難，我們不需要瘋狂地行萬里路，有時候只是需要那麼一個瞬間，比如去仔細聆聽一首歌，走進寧靜的大自然，感受生活中親情或友情、愛情的點滴……感化心靈、沉靜內心並不需要很多物質性的東西，而是生活中一些常見的美，也許是雪花翩跹飄下或是太陽緩緩升起，都可能讓我們看到自己內心深處那無比寧靜和美好的地方。這些光明安詳和喜悅的時刻，都曾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，而且美妙得令人難以置信。

回到內心深處才會發現，原來生活並沒有這麼死板，也有着這麼多的可能性，人生可以過得如此有寬度。一切從心出發，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能夠氣定神閒地應對一切時，那麼一切就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。



車淑梅

馬Sir與母親紅線女

10年前著名軍事評論員馬鼎盛（馬Sir）出版了自述《我與母親紅線女：母子相知六十年》增訂本，內藏更多絕版相片，其中一幅是女姐（紅線女）送給4歲幼子鼎盛的親筆簽名觀相，上面寫着：仔仔記掛我！

馬Sir解釋，「這就是家門不幸，父母分居了，我先跟父親馬師曾後跟母親紅線女，母親身兼嚴父嚴母。我也的確調皮，常令母親難以下台，例如當年1972年是雙百方針，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，媽媽的同事領導們在我們家中開茶話會，我趁機偷吃零食，散會後枱面留下一把摺扇，畫有一束花，寫着百花齊放，我一邊吃一邊得感地說：「哪有100朵？10朵都有，何來百花齊放！」班大佬剛走出院子，可能聽也不覺一回事，但登時母親非常激氣給我一記耳光，因為人家會以為是紅線女教仔講的。」

知子莫若母，正因如此，女姐一直不贊成兒子讀歷史，更何況當軍事評論員，「母親說我一支筆不錯，可以讀文科，因為歷史與政治好接近，特別在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，隨時會禍及家人。當時我已經考進大學讀歷史，後來我做了媒體、歷史專家……時勢造英雄，當年1995年、1996年台海危機很多人都作論述，因為我對軍事和歷史的認知，講得比較到位，有行家都說台海危機紅了馬鼎盛，可能就是這樣因緣際會，母親終於知道我在這方面是有所建樹的。」

身為兩位粵劇泰斗的後人，馬Sir一度自覺卑微，

「所謂大樹下面難長草，名門之後，大家對你有期望。母親是女強人，她一直仰慕父親，要學習他從事藝術工作的4種方針，做演員演好戲、做導演、做編劇、做班主，全方位的控制才能真正將自己的能量注入粵劇之中。」

馬Sir為母親做過4次訪問，包括香港文匯報、鳳凰衛視、香港電台以及那次母子私下的訪問，「當年媽媽快90歲了，我們將家中大廳的沙發搬到去「紅線女藝術中心」，錄影了3日3夜，我請她在實質的工作之餘，也要為粵劇藝術多留寶貴傳承的點子。我甚至請教母親為何要離婚等等……」

這些答案一切都記錄在這本增訂本之中，其實，如果還可以多問母親一個問題，馬Sir最想知道什麼？「我問她的是比較自私的，我想問問她這個仔已經到了退休年紀，覺得他OK嗎？我相信母親會回答我，你做人太過鋒芒畢露，我作為一支筆，也做文學和軍事評論，她覺得我是偏激的。其實母親對自己的要求甚高，她沒有記住「文化大革命」當中發生的人和事，反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伸出援手，這並非一般人可以做到。相信今天的時代很難再出『馬紅』這樣的藝人，唐詩宋詞元曲是中華文化的瑰寶，希望在大家心中留一塊地方給中華傳統粵劇文化。」

多謝馬Sir在著作中為我們帶來很多女姐的事跡，知道她更多的貢獻，正如奧運金牌選手張家朗所言：上一代種樹，這一代收成，大家要好好繼續接棒！多謝各個界別前輩的努力和前瞻！



◆馬鼎盛出書披露與母親紅線女鮮為人知的故事。作者供圖



陳復生

現代奧運之父

本屆「奧運」的不同報道，每天在我們熟悉的電視網絡、社交媒體廣泛傳播的時候，鳳凰衛視以另一角度，攝製了一個以「現代奧運之父」皮耶·德·古柏坦（Pierre de Coubertin）為題的紀錄片，講述整個「奧運會」誕生的前世今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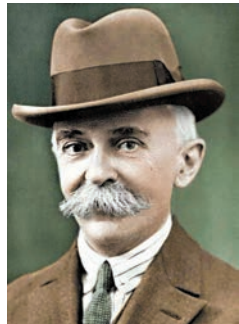
古柏坦男爵出身於法國貴族家庭，是一名教育家及歷史學家。從小就熱愛擊劍、賽艇、騎馬、拳擊等運動。當考古學家在1875年至1881年間於希臘連續發掘出古代奧運會的文物遺址，引起了古柏坦的興趣和關注。1890年，他終於有機會訪問希臘——古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發源地。他認為宏揚古代奧林匹克精神可以促進國際體育運動的發展，更在大學演講中首次提出「復興奧林匹克運動」。

自1896年至1925年期間，古柏坦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，任期達29年，為歷任主席之最。古柏坦參與組織了1900年夏季奧林

匹克運動會——配合當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，也是巴黎首次舉辦「奧運」資格，其後，在他大力推動支持下，至1924年，巴黎再次獲得主辦「奧運會」資格。故100年後的今天——2024年「巴黎奧運」，對法國來說，意義非凡。

奧運在他的努力奔走下逐漸發揚光大，古柏坦的國際體育觀念具有鮮明的「和平主義」色彩，他認為是人們的偏見導致戰爭，而體育比賽是人們互相溝通、消除誤解和偏見的最好方式。他認為古代奧運會具有特殊的社會價值，體現了古希臘各城邦的共同性和和平理想，因此，在經過一段時期的醞釀，古柏坦構想按照古代奧運方式和現今條件，籌設了現代「奧運會」。

紀錄片記載1924年在巴黎舉行的「奧運」盛況時，鏡頭又轉向1924年在中國——被歐洲列強侵奪後的衰落……當一個國家內外交困、軍閥混戰、民不聊生的時候，外面的世界再精彩，也與你無關——真是發人深省！



◆「現代奧運之父」皮耶·德·古柏坦男爵。作者供圖



查小欣

《我談的那場戀愛》

應電影朋友陳慶嘉邀請，到M+戲院睇《我談的那場戀愛》優先場。導演是由編劇轉軌道首次任導演的靚女何妙祺，陳慶嘉與秦小珍監製，吳君如和MC張天賦擔演女一男一。該片是第六屆（2024）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專業組得獎者，睇完套戲，認為實至名歸。

做導演最緊要識得講故仔，一個畫面、演員一個表情就充分交代劇情發展，沒多餘囉嗦的對白，簡潔到位。何妙祺拿捏精準，電影節奏爽脆明快、脈絡清晰，做到笑中有淚的效果。

戲精相當貼地，用網上情騙做主題。飾演婦科醫生的吳君如，身家豐厚，是隱形富婆，中年喪夫，深閨寂寞，玩網上交友；MC張天賦是個三無青年：有學歷、有職業、有屋住，窮途末路，加入網上詐騙集團，被派演法籍工程師，在詐騙集團指導下，成功情騙吳君如，展示詐騙集團的規模：有出色的道具部，隨時製造一支幾萬元的紅酒等；也有善於捉摸女人心理的專家，從社交媒體清楚知道吳君如的性格和興趣，從而製造不少技巧，令她覺得大家相

識是因為緣分，度身訂做MC成為她的理想對象，並利用她的善良和同情心，令她雖未見過MC真身，已全情投入這段網上情緣。從中提醒愛在社交網上分享自己喜好、習慣的朋友要額外小心：你在網上已是半透明狀態。

在老千MC的詭計多端下，精明的吳君如對他死心塌地，不惜自動獻金。坐在戲院的我們，會覺得「唔係咁蠢嘅！」卻又明白她為何甘之如飴，非常Enjoy！結局如何，不作劇透，讓大家入場過癮吓。電影同時帶出一個能幹的中年女人，對愛情仍有份熱熾的渴求，你覺得她愚蠢可悲？她的金句卻是：「愛情，只要你相信，就是真。」

影后級演技的吳君如演懷春熟女，手到拿來，MC顏值帥爆，演熾直青年非常討好，他絕對可走郭富城路線，由唱歌歌手跨界拍電影，前途無限。電影9月中上映，是留港消費的好節目。



◆《我談的那場戀愛》導演何妙祺、監製陳慶嘉、作者供圖